

# 舊中國的第一角

李普作

中華新華書店印行



# 角一的國中舊

作 著 李

行 印 店 書 華 新 原 中

# 舊中國的一角

---

著 者 李 普

出 版 者 中原新華書店

經 售 處 各地新華書店

一九四九年三月出版

---

中總(復) 1—3000

## 題記

這幾篇東西最初以『豫北蔣家天下的解剖』爲總題，連續發表於晉冀魯豫行政區的人民日報。時間是一九四七年四月，那時記者奉新華通訊社之命，在劉伯承將軍所部前線工作。那次進軍豫北，耳聞目見，確實使我們驚異到了極點。我曾經這樣寫道：『所有這一切，究竟是新聞呢，還是春秋戰國時代的歷史呢？』隨着人民解放戰爭驚人迅速的偉大勝利，相隔不到兩年，整個蔣介石集團的統治都已被趕到了歷史舞台的邊沿，很快就要被肅清，送進古物陳列館去。中國已經成了人民的中國，再不是蔣介石那一夥的了。但是，他們二十多年來血腥統治的罪惡的痕跡，還須要我們努力清洗，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把新中國建設起來。特別是肅清封建的殘餘，乃是一個長期的任務。以舊中國的一個角落爲例，看一看那鮮血淋漓的景象，以面對當前艱巨的工作，對於我們新中國的建設者們，還是有着若干現實意義的。可惜我寫得太少，太不深刻，以致

使這個小胖子只能以這樣寒愴的面目出現，這是我深深覺得慚愧的。

一九四九、二、三。

# 目錄

題記·····

記豫北的土霸王們·····

進入土霸王的王國·····

記土霸王的京城·····

蔣家朝廷和土霸王·····

漫畫孫殿英·····

一一一

一六

一一

七

## 記豫北的土霸王們

一九四七年四月記者隨劉伯承將軍麾下某部進入豫北國民黨佔領區，耳聞目見，使我驚異到了極點。原來這一帶有如春秋戰國，大大小小的土霸王各自霸佔一塊地盤，在蔣介石政府的正統名義之下，以極端落後和野蠻的方式施行統治。他們的歷史和作風大抵相同，大部份出身於土匪，少數是當地的豪紳。抗戰初期，大家都得到蔣介石的正式分封，接着，在蔣介石曲綫救國論的指導之下，大家正式投降敵人，蔣介石和日本人同時給他們以番號，敵人投降以後，蔣介石幾度改變過他們的名稱，可是不管怎樣，他們的封建采邑總是固定不變的，他們總是固守着他們的巢穴。

1  
那年四月上旬，劉伯承將軍某部先後解決了其中的三個，一個叫程道生，一個叫扈全祿，一個叫司華生。那時程道生是所謂「河南第三專區民衆自衛集團總隊第一團」團長，扈全祿是第四團團長，但是他們各人都有一所規模不算太大的兵工廠。扈全祿率殘部逃跑之後，記者隨即進入他的巢穴，首先參觀他



的兵工廠，全廠有五十多個技術工人，平均每三天可以出輕機槍一挺，或每天出步槍一枝。廠址在平漢路濟縣車站西北不足十華里的龐村，成立於民國三十三年底。那時候，他是偽第六方面軍暫編陸軍獨立步兵第十六旅一九六團團長，離敵人的鐵路線和車站這樣近，要不是敵人的死走狗，誰能夠這樣做？

扈全祿和程道生一樣，都是土匪出身，自從取得蔣介石的正統名義，他們就學會了蔣介石徵抽壯丁的辦法，由保甲供應兵源。

原來每一個壯丁進入扈全祿的兵營，都要找一個保人，如果本人逃跑了，由保人負責追問他的家屬，從近親遠親以至於老親戚，如果所有這些人或保人自己都不夠當兵的條件，再由保甲重新補交一個。因此這一帶的老百姓把扈全祿的兵叫做「輩子兵」或「輩輩兵」。

大土匪大偽軍頭子孫殿英，那時正盤踞湯陰，是蔣介石的所謂「暫編第三縱隊司令」。據說他『鼓勵』部下鞏固部隊的辦法是這樣，假定你這個連長的一連人減少到只夠編一個排，就降你為排長，只夠編一個班，就降你為班長。因此你非得隨時防止士兵逃跑，隨時設法補充兵員不可。扈全祿的辦法彷彿也是這樣，我在他的辦公室中發現一批文件，其中有許多他部下給他的報告單。

大都是這樣寫的：『竊職隊於×月×日增補列兵×名，茲將姓名年齡籍貫及保人姓名開列如下，呈請鑒核備查。』（標點是記者加的）

那次記者訪問了十幾個解放的士兵，幾乎全部是抓來頂補，而不是原來保甲強派的。文件中又有一大批扈全祿的部下向他報告『某月某日失蹤列兵×名，抓來頂補之家屬×名』的報告單，並註明着兩者的關係。以兄弟叔姪互相頂補的爲最多，也有外甥跑了把舅舅抓來的，也有父子相頂的。比如小李莊的關玉良跑了，把他六十歲的老父親關啓泰抓了來，姜莊的李仲德跑了，抓來了他的十五歲的小兒子李紅丑。這不過是略舉一例而已。這是一種多麼難於忍受的災難，以致使一個做兒子的不惜把它推給自己的老父親，做父親的不惜把它推給自己的小兒子，並且不惜把追捕頂補人的苛擾帶給自己的家庭。然而這是國民黨政府所謂『民衆自衛集訓總隊』哩，多麼堂皇的名義啊！

爲了維持鬥志和防止士兵們參加解放軍來報仇雪恨，扈全祿規定凡被俘的士兵，保人和家屬仍舊要負責任，頂補缺額之外，還要賠償槍枝的損失。濬縣城西五十里劉莊的顏益告訴我，這是他第二次被八路軍解放。三十一年冬天打八路軍時，他被俘虜了，扈全祿們向他家裏要人要槍，恰巧八路軍釋放了他，

他回到家裏就給捉了來，並且賠了三百五十元抵一枝槍，那時候的錢值錢得多了。

作戰中被打死的，一般的不再追問家屬，但是還要看扈全祿們是否承認這個人真的已經打死，濬縣境內鐵路東側大八角村的馮香對我說，去年九月二十二日他的姪子在宜溝車站附近被八路軍打死了，扈全祿又把他抓了來。

這次在扈全祿的巢穴中除繳獲兵工廠一座和大批武器外，還有八千多担糧食，六十多斤鴉片，又搜出鑲鑄六副，專門用以殺人的鋤刀一把。幾年來他屠殺了這一帶的老百姓和他自己的士兵約在四千人以上。一九四七年年初他又活埋了他部下一營三連的連長陳少棠。那次被俘的他的二營營長和工兵連長，都爲我證實了這件事，只是說不知道爲了什麼。據老百姓說：是因爲扈全祿看中了他的女人。

一九四七年扈全祿是三十七歲，有三個老婆，先後有過八、九個丫頭，還有一個美其名曰話劇團的河南高腔班子，其中有三個女伶，丫頭們和女伶們在他自己蹂躪過之後，便賞賜給有功的部屬。好幾個老百姓又告訴我一件事，一九四五年他看中了濬縣教育局長的女兒，區區教育局長，那裏敢說半個不字。

祇得乖乖的送給他，這件事我還沒有找到具體的證據，雖然和我說起這件事的老百姓非常多。

他在經濟上的壓榨，更是殘酷到了極點，我準備在下一篇文章裏專門談一談。總之，「率土之濱，莫非王土，率土之民，莫非王臣。」他的勢力範圍就是他的「采邑」，一切都是他的。

而虜全祿只不過是一個例子而已。整個豫北地區，蔣介石政府和日本人加封的這種土霸王，一共還有十多個。孫殿英是最大的，一九四六年在濮縣、滑縣之間活捉的何冠三和那次在安陽境內打死的程道生，規模都比虜全祿大。程道生在兵工廠之外，還有四部汽車，還有無線電和蔣介石的有關部門聯絡，那次作戰，蔣介石還派了美國造的飛機來幫助他。他們都是蔣介石朝廷的欽命官員，在蔣介石看來，唯有他們是合法的，正統的，一九四六年執行部的和平調處，蔣介石多方庇護他們。也是因為有蔣介石的正統的合法的名義，他們才這樣越來越肆無忌憚，然則蔣介石的正統究竟是什麼東西呢？

當我從平漢路東側五華里的大八角村到虜全祿的巢穴去的時候，找了一個老百姓帶路，那時虜全祿正在包圍之中，還沒有跑掉。出發之前，他坐在我的

炕上解開紮褲腳的帶子抓癢，一面喃喃地說：「能給咱治治咱這個病嗎？」我問他什麼病，我以爲是腿上長了瘡，但是他向西邊指一指。我追問道：「你是說扈全祿嗎？」「是啊！」他神秘地點一點頭。

這就是蔣介石的正統，蔣介石的正統是人民的病，是人民的禍害。我們常常說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因爲他們總是從實際出發。然則這個病根子是什麼？不就是封建天子蔣介石和他的那一夥嗎？

## 進入土霸王的王國

7

那年四月五號晚上，記者隨軍到達平漢路東側五華里滄縣縣境的大八角莊，人民解放軍另一個部隊正在包圍豫北土霸王之一扈全祿的老巢，相距不過十多華里，砲聲和火光十分清晰。這地方正是扈全祿的『采邑』。我們叫開老百姓的門，請他們分一間房子讓我們住一晚，又再三叮囑他們不要害怕。

『不害怕，不害怕。』我的房東回答說：『我知道你們是好隊伍。』我們還沒有來得及告訴他我們是解放軍，因此故意問道：『你知道我們是什麼隊伍？』

『不管是什麼隊伍，打扈全祿的還會壞嗎？』他嚴肅地回答說。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扈全祿的『臣民』發表對扈全祿的意見。以後記者陸續訪問了許多老百姓，答覆是一致的，『八路軍再不來，咱就活不下去了。』爲什麼呢？『啥也給要去了，吃的用的啥也要光了，每畝地打不到一石糧食，扈全祿要了一石二三斗。』究竟是怎麼要的呢，要去了些什麼呢？一個老頭兒

厭惡地答道：「想不出的他就不要。」

我在鄰近龐村的霍堂住了一晚，房東范樹桐從前是一位老教書先生，以前有六十畝好地，給扈全祿以每畝一斗糧的價格強買了去，又以三斗糧強買了他的七間瓦房和五間草房。「他要，你有啥法子！」老人家搖了一搖頭，好久不說話，他現在什麼也沒有了。

而扈全祿呢，現在究竟有了多少地，誰也說不清楚，許多老百姓說：那兩年來他們情愿把田地送給他，免得攤派。他們相信扈全祿總不會長久，隔解放軍這樣近，解放軍來了再要回來好了。可是扈全祿偏偏不再要地了。老百姓說：「他爲啥要買，還不是和他自己的一樣！」

范老先生告訴我：霍堂七十戶人家，每月要送十六担糧食和兩噸煤的錢給扈全祿。他一再肯定的答覆我，這是扈全祿自己要的，鄉公所攤派給他的還在。我問他怎麼會知道。他說：「我當然知道，我是讀書人，保上有時候寫寫算算，也找找我。」那麼，這些糧和煤有什麼名目沒有呢，沒有。這裏是他的「采邑」，這是他的「臣民」應該獻納的「貢賦」，如此而已！

但是，范老先生又說：鬼子在這兒的時候他還沒有這樣肆無顧忌。那時候

他每年只向每畝地要二斗糧。爲什麼現在會這樣呢？范老先生似乎很以爲我這個問題太淺薄，用老先生教年輕人的口吻回答說：「蔣老總來了，他硬幣了。」特別是在華北，蔣介石比岡村寧次更要脆弱，因此對扈全祿之類土霸王的依賴，比岡村寧次更要重大，這是一個人稍稍用點腦筋都會明白的道理。

從一九四六年秋天起，扈全祿開始在龐村建築一座學校，那時還沒有全部完工。記者去參觀過，是一棟三進的大瓦房。雖然很土氣，更不合學校之用，規模却十分宏大。他強迫拆除了那塊地基原有的幾十間房，使十幾戶人家流離失所，而絲毫不給任何代價。所有磚瓦、石灰、樑柱、門窗、鐵釘、柴草等等，還有雜支費都由附近的鄉鎮保甲攤派，由扈全祿派人到各保各甲坐催。龐村鄉鄉公所所在地的第一保一共一百二十多戶人家，已經出了一萬二千多個磚以及其他等等，又出了一千六百來個工，而且要各人自己管飯。

根據不完全的材料，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月、八月，他修築和修補了三次工事，共計用了一千個人工，磚石四十七萬塊，石灰五千斤，木料數千根，其餘還有土坯、乾棵、麥秸等……，由濬縣縣府撥給鄰近的鉅橋、龐村、申屯等三個鄉鎮負擔，難怪老百姓們說：什麼糧要光了。



他的經費、給養等等是由蔣記河兩第三專署撥給鄰近的縣份負擔的，主要的是濟縣，這是他的基本采邑。除經費一項沒有找到可查的眼目外，從專署的通知書中統計，一九四六年十二個月共用軍糧十三萬九千多斗，馬干九萬斤，馬草二十六萬多斤，柴草一百五十多萬斤，還有一筆棉衣費一千六百多萬元。但實收數絕不止此，比如去年十月專署令撥糧一萬零五百多斤，他却「長借」了一萬一千九百多斤，令撥谷草一千五百斤，他却「長借」了十倍，計一萬六千八百斤，令撥麸料九百斤，他却「長借」了一百多倍共計一萬零八十斤。對於這樣一位土霸王，縣長鄉長當然都要唯命是聽。

除了人工當然由農民負擔外，所有的糧款，都按田賦的餉銀攤派，但是窮戶並不會比較輕鬆一些，因為真正連一畝田地也沒有的農戶，所佔比例數很少，最大多數是人口多而田地不夠，此外我們還要加上差役的勒索和鄉保長的貪污，老百姓的實際負擔，恐怕再加上一倍也不多。那次被解放的扈家兵士們對我說，那年年初以來扈全祿僅給他們每人發了一千元法幣，可是後來解放軍代他們收存法幣的時候，他們幾乎都有七八千元，有的還更多一些，這些錢是那兒來的？一九四六年二三月間，扈全祿到新鄉去了一趟，給新鄉某方面扣押起

來，說他作惡多端，有人正式控告。結果是出了一大筆錢才贖了回來。那次俘虜的他的工兵連長，肯定的爲我證實了這件事，只是不知道究竟出了多少錢。原來這是大軍閥勒索小軍閥，洋霸王敲土霸王的竹槓。

所有這一切，究竟是新聞呢，還是春秋戰國時代的歷史呢？

## 記土霸王的京城

那時土霸王屬全祿的正統名義是所謂河北第三專區民衆集訓總隊第四團團長，楊小屯是他的京城，在平漢路滹縣車站西北十二華里的地方。

遠遠的我就看見那高大的圓形外牆，和幾座更爲高聳的四方砲樓，使我想起歷史教科書上古代封建諸侯的城堡。

拱形的大寨門兩房，在護城河上架了兩座石橋，都刻着三個紅色的大字，右邊的叫『復興橋』，左邊的叫『民族橋』，大寨門上刻着『建國門』，這三個字特別大。護城河有一丈多深，但還沒有來得及灌通。

走到城門樓子底下，原來在『建國門』三字上面，別的花樣還多着哩。讓我們從頂上順次看下來，頂上是『捍衛』兩個字，當中是『智仁勇』，右邊是『注意禮節』，左邊是『整肅儀容』。都是橫刻在石頭上塗紅了的。

我的感想很複雜。看見城牆和砲樓的時候，想起古代的諸侯，看見那兩座做配相的石橋的時候，想起北平的故宮，看見那些文字的時候，又想起蔣介石

。而扈全祿曾經就住在這裏面，這四者之中的關係真是奧妙得很啊。我突然發現我的興趣和好奇心如此之強烈，就好像初次到北平參觀故宮的時候一樣。

城門樓子的內牆上兩邊寫着六個字的大標語，是「負責任守紀律」，這也是蔣介石的符咒，走到裏面，兩邊牆上又是兩幅大標語，左邊是「國家興亡軍人之責，匪盜不除軍人之恥」。這不是蔣介石手訂的剿匪手本序言裏的第一句話嗎？再看右邊，是：「擁護我們的蔣主席建設新中國」。你看，多麼親熱！這一切清楚地說明着一個事實，這個土霸王是在一心一意學習着蔣天子，擁戴着蔣天子，以便在他手下做一個小諸侯。

我回過頭來，發現城門樓子的內面，相當於外面「建國門」三個字的地方，也有三個字，是：「精氣神」。這是這位封建土霸王的土氣的表現之一吧。我沿着城牆裏面的大路走了一個圈子，想看看還有什麼花樣，標語很不少，但是我不想抄錄了，因為都是蔣介石的那一套。除城門樓之外，方形的砲樓一共有七座之多，雖然這個城牆全程僅有三里路左右。據參加修建的老百姓說：城牆的高度是三丈，砲樓是四丈。最有趣的是我又發現原來每一座砲樓都有一個名字，他們是：「武德樓」，「孝悌樓」，「廉恥樓」，「仁愛樓」，「

禮義樓」，「忠勇樓」，等等。

這個京城裏面除了扈全祿和他的部屬之外，還住了六七十戶人家，許多男人正在破城牆，那裏面用了許多木頭和高梁稈，老百姓正苦於沒有柴燒，因為柴草也在扈全祿們搜刮之列。從這些領糧的老弱婦孺和破城的男人們那裏，我才知道這個村莊過去比現在大，人口也多一些。爲了修城牆和挖那條護城河，扈全祿強迫拆除了西南兩面的兩條街，大小七十六間房，十八戶人家。那是三十四年春天的事，正是鬼子在的時候，那些標語圖畫是以後寫的，門外那些字也是以後加的，舊曆新年裏扈全祿通知下來，有幾家在正月十三日就自己動手拆，算是保住了幾根柴燒。有一個叫做胡英的中年人對我說：「我遲到十五沒動手，心裏盤算着拆掉了住到那兒去呢，不料那天早晨就來了兩個兵，你到拆不拆？我煮好的一鍋飯還沒來得及吃，就給趕出來，樑柱都給他們拆去了，連柴火也沒剩下一根。」胡英現在擠在他的兄弟家裏，其他有好幾戶都到外面逃荒去了。

工程進行了三四個月，正是農忙的時候，因此莊稼全耽誤了。一個名叫楊彬的地主對我說：「我本來有一頃地，就是那一年這些東西把我壓窮了。」他

指着那城牆和砲樓說。如果說一個一頃的地主都壓窮了，窮人呢，就是只有死路一條，一個叫做沈明德的中年人告訴我，他的伯父就是那時候活活給逼死的。

破城的人正放下鐵鍬在休息，楊彬說：「現在可真是天晴了，這兩天就沒有人來找，鐵鍬也安安穩穩擺在這裏，這幾年來，年年三百六十天，那一天沒有人來要東西，今天要這，明天要那，連一把鐵鍬也保不住！」

春天的太陽晒在他們身上，他們之間洋溢着溫暖和愉快，這是一個不平凡的春天，真是美妙和動人啊！

## 蔣家朝廷和土霸王

如果把蔣介石王朝比做一株樹，各地的土霸王便是他的根和根鬚。一方面維持這株樹的重心，使他不致於傾倒，一方面爲他吸收養料，使他不致於枯萎而死去。在我的思想中使這個觀念明確起來的，乃是下述的實事。

平漢路濬縣車站西北的龐村，是土霸王扈全祿的巢穴之一。因此蔣介石政府的「政令」便能全部通達，龐村鄉對蔣政府糧款的負擔就比別的鄉更苛重。去年六月間，龐村鄉鄉長李丹桂上了一個呈文給蔣記濬縣縣政府，說：「本鄉與申屯鄉壤地毗連，而攤派不平。本鄉攤派專員公署每兩丁銀白布三尺，攤派統收統支每兩丁銀合糧三十五斤八兩，經費一千零六十元。而申屯鄉攤派專員每兩丁銀白布一尺八寸，攤派統收統支食糧二十一斤十一兩五錢，經費六百五十元零五毛。兩鄉之數，大相逕庭。其餘可以類推。」

縣政府在民字第三八一號訓令內叫申屯鄉查明具覆。申屯鄉鄉長上了一個呈文，答道：

「查本鄉原以新莊宜溝申屯數村七百餘兩之銀數攤派。但爲開拓地面，推行政令起見，偶向高廟焦莊一帶村莊試派。然該數村均爲「奸匪」所佔，時來時去。匪去強催則掌，匪來則不掌。（記者按：所謂「掌」，大概是掌握之意。）况派丁前往催繳糧款等物，曾有被匪捉去者……。」

看到這些文件之後，記者就注意尋找材料，看蔣家政府究竟從龐村鄉，得到了多少糧款等物，比扈全祿自己得到的多呢還是少。這意思就是說，看龐村除了扈全祿的「政令」之外，蔣介石還「推行」了一些什麼「政令」。

從來統治者只向老百姓要糧款等物，而且很多沒有收據。名目繁多又奇索無虛日，老百姓自己更不可能詳細記一筆流水賬。幸而我多少找到了幾張類似上述的文件，發現蔣家朝廷所要的，竟比土霸們自己要的還要多。

三十五年一月到六月，濬縣縣政府的經費一項，向龐村鄉要了二千六百二十三萬二千八百二十九元。（見濬縣縣政府訓令財需字第一八三，二八六號）同是三十五年一月至六月，第三專區各保安團隊的經費一項向龐村鄉要的却只有九十五萬一千四百九十七元。（見縣府民字第一八五號訓令）那時扈全祿是保安第四團，程道生是第一團，他們到九月間才改爲「民衆自衛集訓總隊」內



的第四團和第一團。就是說，一個蔣記縣政府向這個鄉要的經費，比幾個土霸王合起來要的經費，多二十六倍有餘。

當然，土霸王們要去了數量極爲驚人的糧食，可是縣政府要的並不是不驚人的，據我所得到的不完全的材料，他們在半年內向龐村鄉要了二十一萬四千多斤（見財需字第三二，第一二四，第一八三號訓令）而此外，還有代十六兵站分監部要的軍糧，龐村鄉分担了十二萬多斤（見財需字訓令二六〇號）。

而此外，『政令』還多着哩，有所謂地方幹部訓練班的經費，無期受訓人員的訓練費，縣保安團副團長的訓練費，團警公役的服裝費，交通總站的給養和旅費，第三專區公立醫院建築費，第三專署又爲一個什麼北強通訊社要各縣鄉鎮分担經費和公糧，還有修築駐軍工事和鐵路沿綫碉堡的磚塊石灰木板等，更是無窮無盡。有的是由縣政府傳達命令，有的是隨便一個連一個排都可以來一封信要這要那，從糧食大車到鞋子磚塊，都在需索之列。甚至有一個什麼團來一封公函說：『本團駐此剿匪，功在黨國，茲以俱樂部即須成立，請貴鄉代籌桌椅板凳若干，不得延誤』云云。

我所得到的大包文件，沒有一張不是有關攤派「糧款等物」的，嗚呼，

這就是蔣天子的「政令！」這些土霸王，比起蔣天子來，真是小巫之見大巫，祇是小小的竊鈎者而已，那裏有竊國大盜蔣介石那樣永遠吃不飽的氣概，那樣無恥到了極點的手段！

在內戰軍事上，蔣介石集團所倚賴於土霸王們就更大了。除了在他們的「采邑」裏補充兵員之外，主要的是在戰略意義上。

抗戰初期蔣介石之所以收編他們，是爲了叫他們反共。爲了避免引起岡村寧次的誤會，蔣介石叫他「高度機動」。就是說不妨和岡村寧次勾結。但是日本人要爭取政治影響，要明朗化，他們就正式投降了，蔣介石和岡村寧次的目的本來一樣，就是反共反中國人民，於是他們就同時給他們以番號，同時給他們以接濟。一九四五年軍事調處時期，曾爲他們發生過不少的爭論。大家都已知道，用不着多說了。

爲什麼蔣介石集團這樣重視他們呢？原來蔣介石自己也知道兵力不夠，不能達成面的佔領，因此一定要依靠這些地頭蛇。整個豫北地區，這樣的地頭蛇有十幾個之多。黃河口到安陽一段，是打通平漢路的基地，蔣介石就是靠這些土霸王向鐵路兩側伸展。在安陽臨漳間有郭清，安陽東北有王自全，安陽城東

有程道生，湯陰有司華生，濬縣城西有扈全祿，濮滑之間有何冠三，延津以北有王三祝，道清綫上有李英和劉月亭。安陽城有龐炳勛的殘部。孫殿英則給他據守湯陰城，龐孫兩個是諸侯之中最大的。對於蔣天子，他們就像一株樹的分根，一匹野獸的爪牙。

竊鈎者不誅，乃是爲了便於竊國者的肆虐，這就是蔣家朝廷和諸侯們血肉不可分的關係。

## 漫畫孫殿英

一九四七年夏天孫殿英被俘了，記者特地到俘虜收容所去參觀了一番。那年他已經六十多歲。他小時候家貧，因賭博輸了錢投到大軍閥張宗昌部下當馬伕，以巴結賄賂升到迫擊砲連長，接着拉出那一連人來當土匪，以後由匪而總司令、而大漢奸，幾十年來縱橫華北，真是婦孺皆知。稍稍研究一下孫殿英的一生，我們便將發現這是現代中國社會的大怪物之一，代表着現代中國社會中沒落勢力的典型。他身上流着半封建社會的罪惡的血，又帶着濃烈的半殖民地  
的臭味。

河南有許多會門組織，有一個叫做廟道，孫殿英便是這個廟道的首領。他有一柄龍泉劍，那次給解放軍一併得到了，劍身上長滿了鐵鏽，記者看來看去實在看不出什麼奇特之點，可是孫殿英却製造了許多神話。據他的部下傳說：有一回孫殿英做了一個夢，一個神仙賜給他這把寶劍，後來依照神仙的指示，從土裏挖掘出來。到了解放軍之後，孫殿英大概知道這種神話再也吃不開了，

祇說這是他的祖上遺傳下來的。記者和他的幾個下級幹部談話，聽了一大串這類可笑的故事。他們說這把寶劍護衛着孫殿英，使他逢兇化吉，轉危爲安，而當這把寶劍自己發出聲音或者擺動起來，那就是孫殿英身邊出現了不利於他的人；那就是孫殿英要殺人了。

繳獲物中還有兩件東西值得提一下，一件是一塊長約三尺，寬約一尺的白布，頂上橫寫的四個大字是：「告徒紅吉」，大概是新收徒弟的時候用的，這四個字底下直寫着幾句咒語，是：「蓋普天下一字金，中卦選我紅祖人，玉古面前領經卷，同我老母膽小人」。底下接着是十餘句像經文、又像咒語的杜撰文句，離奇古怪，似通非通。另一件是所謂「中國保守黨成立宣言」的草稿，想不到孫殿英還有這一手，真是大出我的意料之外。文中首先說了一大套中國固有的精神與道德，然後提出八條主張：第一條就是「剿除共匪」，另一條同樣地無恥，是所謂「擁護政府」。有了這兩條別的六條就無須抄錄了。這個大流氓的投機手段真是高明，那時候蔣介石是一定會歡迎這種所謂政黨的。繳獲物中還有一些他投敵的文字證據、和大規模內戰以來，進攻解放區有功，蔣介石給他的嘉獎令，本來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無待於證明的了。

也許孫殿英自己也知道有許多老百姓認識他，因此在被俘的時候沒有遵照蔣介石的命令化裝爲一個士兵，仍然穿着他的草綠嘍囉軍服，骨瘦如柴，臉色慘白，原來是一個很久沒有見過陽光的鴉片煙鬼。他的美式大蓋帽是紫紅色的，和別人的不同，不知道這是不是國民黨匪軍美化以後部隊長官的特殊標幟，可是這只是把他的臉色襯托得更加怕人而已。我看見他的時候，他正患着感冒，縮在炕上呻吟，還悻悻然發了蔣介石兩句牢騷，埋怨蔣介石沒有積極救他，然後就躺在炕上大聲哼叫起來。看着這種可笑的样子，我腦子裏忽然湧出一幅漫畫來，這個鴉片煙鬼頭上帶着奇怪的美式帽，手中拿着可笑的龍泉劍，再以那一「告徒糾吉」和一「保守黨宣言」做背景，點綴着岡村寧次和蔣介石的委任狀和嘉獎令，那麼半封建的特點也有了，半殖民地的特點也有了，做爲這個社會的沒落階級的一個代表，他正在人民解放軍的俘虜收容所裏哀吟着，這不是一個很有意義的鏡頭嗎？這樣一個鏡頭是很能啓發人深思的吧！無論廟道會也好，保守黨也好；無論龍泉劍也好，美式帽也好；更無論蔣介石、日本或美國，沒有一個救了他。孫殿英之流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舊中國社會一切混世魔王和大怪物，都將一掃而光。一個新的中國已在出現了。